

人文历史

清代学者林国赞说：“魏之亡，死国者并无其人……未亡之前，虽有毋丘俭、诸葛诞发愤讨贼，然旋起旋灭……”

东汉末年三国时期，司马氏篡魏和曹氏篡汉完全是同样的套路，司马父子兄弟几十

年经营，买尽人心，所谓“权在其门，为日久矣，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”（王经评司马氏语），司马篡魏之时人们眼中哪儿还有皇权尊严。魏国之亡，确实没有涌现出蜀汉亡国时那类身死社稷的忠臣。

司马父子经高平陵事变解决了宗室权臣曹爽后，篡权的道路上基本没遇到多大的阻碍，但心存魏室的人也并非毫无抵抗。其中，尤以喊出“司马昭之心”、战斗至死的皇帝曹髦最为壮烈。

战死的皇帝曹髦：才同陈思，武类太祖

才同陈思 继位时年仅14岁

魏未亡之前，地方反抗司马氏的势力有淮南三叛。其中太尉王凌谋立新帝，只不过是了和司马懿争权；征东大将军诸葛诞虽明确表态，“世受魏恩，如何负国，欲以魏室输人乎？非吾所忍闻。若洛中有难，吾当死之”，但他又出卖勤王的镇东大将军毋丘俭，他的反叛更多是出于迫不得已的自保，而非尊王；只有毋丘俭明确树立了勤王旗帜，假借太后懿旨，罗列司马师十大罪状，“惟欲使大魏永存，使陛下得行君意，远绝亡之祸”。

在朝中，高平陵事变后曹魏宗室子弟被迁移邺城监视居住，中书令李丰、太常夏侯玄、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（张既之子）等曾谋划废掉司马师，无奈事情败露被诛杀，张皇后被废如同汉献帝伏皇后故事；中领军许允又与曹芳左右小臣谋划杀司马昭，不过事到临头，“帝惧不敢发”（《魏晋世语》和《魏氏春秋》都载有此事，裴松之以为此事不可信），而后傀儡皇帝曹芳也被废。

魏嘉平六年（254年），曹芳被废黜后，郭太后坚持立文帝长孙、明帝大侄子高贵乡公曹髦为新帝，主要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。郭太后的子侄辈曹髦可以为明帝继嗣，郭太后也可以照常称太后。而如果立曹操之子、明帝叔叔彭城王曹据为帝，作为明帝皇后的她将被置于何地？

除此之外，曹髦被太后选中，还有两个原因，首先他是文帝长孙、明帝子侄辈中的长子，虽然曹髦继位时才14岁，已算明帝后辈中最年长者；其次是他自身才能优秀，在宗室中出类拔萃。太后有令：“昔援立东海王子髦，以为明帝嗣，见其好书疏文章，冀可成济。”太后令中的“成济”是成就的意思，而曹髦后来恰好被叫成济的人杀了，这实属巧合。

曹髦是真有文才，可说是“三曹”基因的集大成者。钟会赞他“才同陈思，武类太祖”，镇东将军石苞赞他“武帝更生”“非常人也”。

陈寿又将他与曹丕相提并论：“才慧夙成，好问尚辞，盖亦文帝之风流也。”

刘勰《文心雕龙》也将高贵乡公与曹丕、曹植并论，“魏文、陈思，约而密之。高贵乡公，博举品物，虽有小巧，用乖远大。”曹髦的文章广泛列举万物，其中暗含的隐喻比曹丕和曹植还多。刘勰又称赞道：“少主相仍，唯高贵英雅，顾盼含章，动言成论。”

任昉《文章缘起》中说，“九言诗，魏高贵乡公所作”，严羽《沧浪诗话》，“九言起于高贵乡公”，他们认为曹髦是九言诗的创始人，只是他的这些诗都没能传世。

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记载，梁代尚有曹髦的作品《高贵乡公集》四卷、《春秋左氏传音》三卷流传。严可均《全三国文》辑本中收录曹髦的赋、诏、论、叙等各类文章，总计二十四篇。曹髦的绘画造诣也很高超，唐代画家张彦远称赞，“曹髦之迹，独高魏代”。

曹髦还经常与司马望、王沈、裴秀、钟会等大臣讲经作文，并称裴秀是“儒林丈人”，王沈是“文籍先生”，司马望和钟会也都各有名号。曹髦又曾驾临辟雍学宫，会命群臣赋诗。

曹髦在太学与五经博士们讲学的事迹，也被陈寿在传记中不厌其烦地照抄实录。这个时年仅十六七岁的年轻小皇帝，经常追问到底，将《易经》博士淳于俊、《尚书》博士庾峻、《礼记》博士马昭等问得无言以对。



曹髦影视形象。



影视剧中表现曹髦拼死一搏的场面。



司马昭影视形象。

推崇少康 意图中兴曹魏

文学和政治从来不会毫无干系，曹髦在与群臣儒生论文时，也不单是为文学而文学，其中还颇具讽刺时政的意味。

曹髦在与群臣讲述礼典时，品评帝王优劣，推崇夏朝少康优于汉高祖。历史上夏朝曾大权旁落，一度陷入混乱中，有赖少康复国才得以“中兴”。曹髦的弦外之音，不就是将司马氏比作窃国的后羿，自己要做曹魏的中兴之主吗？

太后选他不能不说也暗有振兴魏室的期望。曹髦事败后，太后诏书称他几次三番欲杀太后，不过是掩人耳目以求自保的诬蔑之词。《汉晋春秋》《魏氏春秋》都有记载，曹髦举兵出云龙门讨伐司马昭之前，曾“入白太后”，应该是获得太后暗许，根本不存在“举兵入西宫”欲杀太后之事。

此外，曹髦在位时各地数十次传出“龙见于井”的祥瑞，他却认为龙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而屈困于井中，并非吉兆，因此作《潜龙》之诗自我嘲讽，惹怒了司马昭。

“武类太祖”“武帝更生”，确实过誉了，这些话都曾被司马师、司马昭兄弟听到，他们会做何感想？恐怕废立之心早已萌生了吧。据《魏氏春秋》，司马昭上厕所回来，怀疑郑小同（大儒郑玄之孙）偷看了绝密文件，将其毒杀。这份绝密文件可能就与废立计划有关。

甘露五年（260年）五月初七（6月2日），曹髦感觉到司马氏逼宫的危机逼近，不能再坐以待毙，呐喊出了穿透历史的一句话：“司马昭之心，路人所知也。吾不能坐受废辱……”

尚书王经认为，司马氏收买人心不是一朝一夕了，而且禁军也掌握在司马氏手中，宫中可用的兵甲寡弱，这样举兵不但不能成事，反而会加速魏国灭亡。他劝慰曹髦隐忍，曹髦觉得“是可忍，孰不可忍”，扔出诏令说，“行之决矣！正使死何所惧？”

清代文史学家李慈铭评说道，“其决计讨司马昭，亦不失为英雄……高贵自言‘正使死何所惧，况不必死耶’，二语慷慨激烈，千载下读之犹有生气。”

如果不是王沈、王业二人跑出去告密，曹髦最后一搏的这着险棋也未必是必死局。金元之际的学者李冶认为，“当髦之图昭之际，使（王）沈、（王）业如（王）经之不言，则髦必当得志，昭必先诛，魏祚必不倾，司马氏亦无自而王也。”

奋起抗争 为贾充部下所弑

曹髦决定起事后，当夜先入宫禀报了太后，应该也得到了太后默许，然后拔剑登辇，亲率殿中卫兵和奴仆数百人，击战鼓出云龙门，司马昭弟弟屯骑校尉司马伷的部众被吓退了，掌管禁军、选拔武官的中护军贾充率兵与曹髦战于南面宫阙之下。《汉晋春秋》载，“帝自用剑，众欲退”，《魏氏春秋》载，“（天子）手剑奋击，众莫敢逼”。

这时，太子舍人成济问贾充，“事态紧急，该咋办？是杀还是抓？”贾充也急了，吼道：“司马公养着你们，正为今日。司马家如果此次失败，你们都活不了，还用问什么？！”

成济听到长官下令，急着收人头，哪能想到自己最后会成为弑君的替罪羊。他抽戈犯蹕，上前刺向皇帝，给曹髦来了个穿胸透背。曹髦成为了一位中国史上少有的战死的皇帝，他死时尚不满20岁。

曹髦死后，司马昭假惺惺说要按王礼安葬，其实还是用简单的民礼草草下葬。史载：百姓相聚而观之，曰：“是前日所杀天子也。”或掩面而泣，悲不自胜。

后世评论曹髦，有人认为他锋芒太露，深沉不足，不懂韬光养晦，自蹈大祸。也有人选择，“宁作高贵乡公死，不作汉献帝生”（北魏孝庄帝语）。即便曹髦忍辱偷生，结局也不过如同曹芳、曹奂两个庸君。但他的奋起抗争、死无所惧，使他有别于二者，千载留名。 封面新闻记者 文康林